

責任編輯：張旭婕

### 珠江帆影

琴台聚  
潘國森

到互聯網上漫遊，可以引來很有趣的經歷，只要在常用搜索引擎輸入一個關鍵詞語，你可能會預見這網站會帶你到世界上哪一個角落去。

互聯網上電子數據傳輸的效率一日千里，以前只限於文字信息，後來連精細的圖像、長篇的錄音都可以容易地下載。現在連長達一兩個小時的電影都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傳遍世界。最近這有一齣正在日本首播的電視劇，當地播出後翌日，中國內地的網站已有轉載。我不會日語，要多等候一至兩天，就配有中文字幕的版本。這當然是侵犯版權的勾當，但是不看白不看，而且那些熱心的「網中人」似乎拿這個配字幕的遊戲作為日中翻譯的習作，應該捧場。

在專門讓人下載電影音頻的網站，經常能夠重新「發現」許多經典電影、舞台劇、流行曲、音樂演奏等等的紀錄。有些是零碎片段，有些是百分之百的足本。如果這些「紀錄片」有近五十年的歷史，那就可以很心安理得地欣賞。如果只有二三十年，你想購買正版又不容易，唯有坦然參加版權活動。看慣聽慣免費娛樂，想要購買正版，難免有肉痛的感覺，這樣我們這些「網中人」就給潛移默化，對一些版權行為逐漸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香港唱片業之走向衰亡，歌者水平江河日下是一大原因，但網上版權的影響亦不能忽視。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各種音訊資訊廣泛流傳，對於推動、承傳、發揚許多瀕臨死亡的舊文化，又可能有存亡續絕之功。

絕的功能。

先前偶到國內的「珠江帆影」網站 (<http://www.wdhd.com/>)，那真是粵劇曲迷的瑰寶。由早期的白駒榮、薛覺先、馬師曾等大家，到千禧年後才露頭角的後起之秀，都有作品「上榜」。這個網站當然不可能連結絕大部分流通的曲目、劇目，但以現時的「館藏」已經多到聽不完、看不了。因為有些好曲聽過之後會上癮，要聽再聽。網站的好處是按紅、唱家分類，收錄作品較多的名家都有一個專頁，可以一次過欣賞其代表作。此外，部分名曲又附有曲詞，並在相關網頁列各個唱家演唱的版本，簡直是一次觀劇的觀摩場。以小明星的經典為例，有些曲目搜羅到小明星本人和嫡傳、別傳的三、四代傳人，再加派外「私淑弟子」，不屬星腔，系其他唱家等等的不同版本，真有「一山陰道，系不暇給」之感。這樣比自行購買搜集來得更全面。娛樂藝術界之受互聯網科技衝擊，於此可見一斑。

近日從這網站初探兩支曲，覺得很適合用來輔助中學中國語文的教學。一首是《開關起舞》，歸於裝樸曲，已故失明唱家伍水佳演唱；另一是《歸去來辭》，蘇惠良撰曲，新馬陸女唱家伍麗嬌演唱。兩首曲的曲詞都好，可以配合《晉書祖逖傳》和陶潛《歸去來辭》的教學。給中學生學聽學唱，勝過現時最流行、《鹹味》過重的《牡丹亭》之《幽媾》。

### 老師的吸引力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你知道《中論》是甚麼嗎？相信很多讀者也不大了解，太專門了，這不足為奇。奇在修讀這大專課程的學生多達三、四百人，當老師問大禮堂內齊集的老、中、青學生：「有多少人知道甚麼是《中論》、請舉手。」差不多全場學生舉手！老師一時間傻笑：「怎樣你們會如此冒險來修讀連自己也不認識的科目？而且還要花整整一年時間啊！」

這有趣現象發生在志遠學院，該院設有不同的佛學課程，有專上學院、夜學院、周末課程等，向來深受歡迎。《中論》是新開設的一年制夜間大專科目。我第一堂踏進書院時，想不到竟是在大禮堂內上課，而且滿座一室。

當老師面對幾百個不知所學甚麼又踴躍報名交學費的學生，有點不知所措，這時有幾個學生不約而同地大聲回應：「因為是你教！」我們因為你而來的！老師笑了，這位老師是趙國森。跟隨他上佛學基礎的學生無數，許多學生在半年內課程完結後，有點若有所失，這麼好的老師哪裡找？這個學年，趙老師（他正職是校長）竟教夜間課程，於是大家不論他教的書，多好多好，管他教甚麼內容，得著一多！這是我多麼的心態，想與我有同樣想法的人多達三、四百人！

世上任教的人多，但好老師難求。老師是否好，很容易知道，打瞌睡的學生是否多；大家有沒有反應；有多少學生專注聽講；學生成績如何；幾堂過後還餘下多少……

希望各位為人師表者，無論你是小學教師、大學教授或是興趣班導師，在為學生評分之前，都能以上述情況去評定自己的成績，看看自己是否個稱職的老師，又能否優越越校長的吸引力。

但哈金反駁，如果女性都一本正經，不屑取悅男性，那麼，她們會傾向於同性戀和終生單身。或者，誤以為和男人上床僅為了傳宗接代，甚至是交易買賣。

這場「色情資本」論戰，愈演愈烈。有英國評論家不知道從何處得到資料，指中國高估的老婆長得愈漂亮，升官愈快，以此證明美貌佔優勢。英國女性自小被培養做淑女，一本正經地避談性慾色情。鄰國的法國女性正相反，風流浪漫。例如，法國總統薩科齊的老婆布魯尼，性感惹火，旺夫仕途，證明了「色情」的確有優勢。我比較保守，喜歡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硬硬雄姿。她不是「一樣可以呼風喚雨」。

哈金的新書《甜言蜜語》(Honey Words)惹來爭議。書中指出，女性須盡量利用天賦的「色情」，包括美貌、性感、華衣、風采和活力，去為自己奪取名利。「如果你有『色情』，不妨炫耀它。如果沒有，妳應該去做健美操、去理髮，然後滿面笑容，同樣可以炫耀它。」

哈金的論點，推翻了過去二世紀以來女權主義者所捍衛的「潔身自愛」和平等自信。她們認為，對男性打情罵俏「博上位」，屬於卑微技巧。現代女性應該憑自己的能力去和男性爭天下。

### 天賦色情

跳出框框  
蒙妮卡

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彥組織內閣，華裔女議員連勝獲留任。電視熒光幕上，連勝坐在主席位發號施令。她貌美嬌柔，舉手投足性感萬分；但是，當她媚眼一瞪，兩旁男下屬隨即俯首稱臣。

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裡，麗質天生未必是優點，反而是一種負擔；她須加倍努力，去證明自己並非「胸大(美貌)無腦」。

但倫敦經濟學院的社會學家哈金(Catherine Higgs)有截然不同的觀點，她肯定了美貌佔優勢。她的研究指出，女性具備獨特的秘密武器——「色情」(Erotic)，她們應該以此作資本，幫助自己增值升值。

哈金的新書《甜言蜜語》(Honey Words)惹來爭議。書中指出，女性須盡量利用天賦的「色情」，包括美貌、性感、華衣、風采和活力，去為自己奪取名利。「如果你有『色情』，不妨炫耀它。如果沒有，妳應該去做健美操、去理髮，然後滿面笑容，同樣可以炫耀它。」

## 盛世修家譜



近年，修家譜成了一種時尚。網上圖片

家譜是平民百姓的史冊，也可以稱為老百姓的「小史記」。它不僅關乎血脈，更關乎記憶、文化、傳統等生生不息的傳承。一部好的家譜就是一部傳承弘揚家族文化的優秀文獻。有很多東西在學校裡、社會上是學不到的，卻能在家譜中受到教育。因為不少家譜在家訓族規中都規範了後人如何立志？如何做人？如何治家？如何治業？如何做人？等等，從而很好地陶冶我們的情操，鼓舞我們熱愛生活，奮發向上，為國貢獻，為族爭光。同時家譜還有助於血肉聯情，相互提攜、幫助。

我國修譜源遠流長，幾千年來一直綿綿不斷，只是在上世紀文革浩劫中，家譜才被當作四舊遭到清理，很多中國人不得不忍痛毀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譜，這對於研究中國人的人文歷史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近年來，家譜熱悄然升溫，特別在一些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修家譜更是成了一種時尚。

來源於2011年8月1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消息說，2000年以前，常州地區也就三五家修過家譜，且規模不大。2003年，修家譜有所升溫，常州地區共有十多家修了家譜，2005年，常州市譜牒文化研究會成立以後，修家譜一下子興盛起來。目前，常州大約有400個家族修了家譜，其中80%都是近5年修撰的，還有更多家族正躍躍欲試。

在無錫江南大學任教的姐夫告訴我，隨着2007年惠山古鎮祠堂群開發的日漸升溫，市民對家譜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每天上午，都有不少從惠山上晨練結束的老人來到錫城直街上的祠堂文化研究會查詢自己家族的來源、了解修家譜的知識。據悉，

無錫宗祠文化研究會自2004年成立後，已收到捐獻的各種家譜32姓53個分支194卷(冊)，其中絕大部分是2005年後續修的。

近日在列車上與一個溫州客商閒聊得知，修家譜比較早的溫州現已與時俱進出現了頗具特色的「光盤版家譜」。這位溫州客商的一個親戚姓項，原有老家譜三本，裡面只有簡單的文字，記錄的東西非常簡單，又不易讀懂，而且已經泛黃破舊。從去年2月份開始他重新編製家譜，並借鑒了《上下五千年》、《項羽全傳》、《百家姓》等書籍。新家譜裡增加了有關家譜的理念、中國姓氏起源、項氏歷代名人錄以及公元元支對照表等知識性的內容，還附有項氏分佈圖、祖先的畫像等。為了便於保存和隨時增加、修改內容，他不得不代價特製了「光盤版」。

盛世修家譜。近年來國內經濟迅猛發展，社會普遍穩定，人們安居樂業，特別是不少家族中一些出人頭地的企業資助家譜重修工作，一些家族成員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留名後世、昭示子孫，聯絡族內或族外的親戚朋友，以擴大圈子和人脈，因而使修家譜漸成廣大民眾主動自願參與的民間文化工程。

最近我瀏覽了幾本新編的家譜，發現新修的家譜婦女也填名入譜，不再各有各宗之間因大小宗、因外姓子嗣而產生的「名份」之別。這體現出時代進步的新觀念。然寫作水平不及古代，用詞也不嚴謹，並改變了古時「生不立傳」的嚴訓，給活人也寫簡歷，尤其是給資助的企業主簡歷篇幅較大，有樹碑立傳之嫌疑，特別是牽強附會依附歷史名人，這對

家譜的庸俗化和公正性造成了不良影響。

手頭上幾本家譜中的祖先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一代名人的後代。如姓范的都是范仲淹的後代，姓王的是王羲之的後代，姓孔的都是孔子的後代，姓諸葛的都是諸葛亮的後代……這我就不明白了，難道趙高、董卓、秦檜、嚴嵩、魏忠賢、和坤等歷史上的奸臣既沒有祖先父名，也沒有子孫後裔？聯想起去年我們這裡有一個私營業主經人介紹找到我，請我幫他寫一篇「名人傳記」，說他是三國時期關雲長的第86世後代，並拿出一本剛出版的《關氏家譜》以此佐證。我怎麼也不敢相信面前這位身高不足1米5，細頭細腦的暴發戶是千古名將武聖人關羽的後代，難道是基因發生了重大變異？

其實，編修家譜的通病都是追認「帝王將相澤被後世、文章節義昭垂史冊、為後儒仰宗」的古人為始祖。文天祥說家譜「鑿鑿精實，百無二三」。胡適也說：「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後，不知古代那些小老百姓的後代都到哪裡去了？」

編修家譜，既是記錄歷史的一種好的傳統，也是一種尋根，它能夠挖掘前輩的文化財富，並作為一

筆精神遺產留給後人，創造一個和諧家族，有助於和諧社會的創建。2001年，文化部曾協助編好《中國家譜總目》發出通知：「家譜，它與方志、正史構成中華民族歷史大廈的三大支柱，是國家珍貴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家譜蘊藏著大量有關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民族學、教育學、人物傳記及地方史的資料，對開展學術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同時對海外華人尋根認祖，增強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些人編修家譜的活動，不是在記錄歷史，而只是熱衷於攀附古代名人聖人，輾轉抄襲一些虛構的世系，甚至牽強附會，把祖先世系越追越遠，對同自己真實關係的世系和歷史，卻避而不談。還有一些家譜成了為在世有錢人有權人的獻媚，這類家譜，就沒有什麼價值可言了，也背離了家譜的旨意。

慎終追遠是中國人歷來的傳統，認真修好家譜，客觀公正記錄族史，讓它真正從文化上記錄先祖智慧，拓啟心智，激勵後人，應是編修家譜的重要職責。

### 進退兩難

思旋  
思旋

現代商品訊息化，市場競爭愈趨激烈。為求促銷，促發展，舉辦「論壇」和「展覽會」之風日盛，世界性或區域性的組織各自舉辦爭話語權和影響力。

時屆夏末秋初，世界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日前在中國大連市開幕，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開幕禮，發表了題為《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發展》的致辭。在全球經濟發展步入極其不明朗的環境，金融風險危機再現的時期，溫總理指出經濟復甦緩慢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加大，共同國際應加強合作，進一步增加信心，共同應對挑戰，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協調，加快建立公正、合理、健康、穩定的世界經濟新秩序，各國政府要真正承擔起責任，把自己事情做好。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經濟實體已發展至全球第二大中國，雖然自己本身在當前要面對內外不明朗因素影響，通貨膨脹高企不下，經濟放緩的不利因素挑戰，但是歐盟多個國家和美國仍在不斷向中國發出求救呼聲，中國處於進退兩難之局。有時候，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外交影響等如何取得平衡，評估與考量同樣重要。政治與經濟信息流通影響力是關鍵。

### 從拼爹到坑爹

網人網事  
理美美

這些日子，最「悲催」(網絡潮語，意為悲慘)的人莫過於七十二歲的李雙江大叔。這位家喻戶曉的著名軍旅歌唱家大概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老了還能再火紅一把，只不過，這次紅得不是那麼光采。

事情源於他十五歲的寶貝兒子李天一，這位公子雖尚未成年但火氣頗大，近日某晚在北京某小區內，僅時時車司機急煞車就把對方兩口子打得頭破血流，同時威脅圍觀群眾「誰敢打二！」時，李天一無所駕駛一輛無牌改裝寶馬，其擋風玻璃上貼著「人民大會堂臨時停車證」，後備箱內有一把仿真衝鋒槍。這輛車事後被爆七個月內違章三十二次，且全部都「未處理」。而與李天一一起打人的小夥伴蘇楠，則開著一輛奧迪，該小朋友事後查證為高三學生，被抓時曾自爆「親戚為某省某廳長」，外界更風傳其實為這位廳長的私生子。

如果不是寶馬奧迪，不是人民大會堂停車證，不是無照駕駛，不是三十多次違章不處理，最重要的，如果不是李雙江或其廳長，這事件應該也就是件普通的民事糾紛，但恰恰以上因素它都具備了，於是，「我爹李雙江」一夜之間蓋過了「我爸是李剛」，天一同學火了，雙江大叔惹了。

可想而知網絡上是如何熱炒這件事的。當年「我爸是李剛」一度引發網絡造句潮，而這一次網人們更是文思泉湧，已非句不能滿足了，紛紛做出對子詩來，信手拈來：「床前明月光，我爸李雙江，誰打二，看我衝鋒槍。」；「長江後浪推前浪，一爹比一爹狂。橫批：非李莫屬」；而雙江大叔當年的成名曲也難逃調侃，「紅星照我去戰鬥」就成了流行語。有網民在微薄發言道：「這是一個拼爹的時代，國產四大名爹：李剛(醉駕致一死一傷後說「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的李啟銘之父、王軍(郭美美乾爹)、盧俊卿(被質疑郭美美翻版的盧宇宇之父)、李雙江，總有一款你傷不起，拚爹翻版。」

看看網絡上無所不能的網民以豹的速度迅速挖出李雙江與其妻姜德年的師生戀、某廳長的「情人門」及私生子等傳聞，眼看著原本德高望重的老將軍和春風得意的官員突然風雨飄搖，重獲了口氣的小二們說：孩子爹都斃命吧，拚爹根本是在坑爹啊。(注：坑爹，網絡潮語，意(坑人))

### 九一一之憶

杜亦道  
阿杜

此文寫於九一一，但只是與被拉登敢死隊劫機炸掉世貿雙塔之事有關連，不是直接回憶到該日之遭遇。十年前拉登炸雙塔之時是為二〇〇一年，阿杜已由紐約返港工作生活了廿九年，但廿九年前此雙子塔記憶猶新，當日被炸畫面在電視直播中入目，怵目驚心，不由勾起一頁頁迴思。

一九七〇年末，阿杜在紐約翠亨樓任侍應兼企吧枱，餐館老闆是唐人街安良堂主席，聽他吩咐每周日在唐人街「勿街」華青會青年班做螻蛄拳教練，日前會中徒弟和另「幫會」飛龍仔「打架」，對方不敵，就有人「報事」，說華青會很多非法移民勞工，一天兩三車移民警上門搜捕，阿杜也是無證的「跳船」客，一齊被「仔葉」手扣入曼哈頓南區第四街的移民局大廈拘留所，當年建築落成不久的百層高世貿雙塔，就在鄰近第二街，我們移民拘留所被囚者每日九至十二時「放風」，便在四十樓禁閉所外之天台，每天和各地「難友」在天台上吹風聊天，唉！罪過、罪過。

都會抬頭遙望雙塔，作為話題。當年紐約有「三高」，分別為帝國大廈和世貿雙塔。帝國大廈人們多已遊過，所以「眾非法移民「難友」們均口頭相約，他日放監出去去雙高九十樓之咖啡座喝咖啡一敘，也不枉大家都曾做紐約非法居民。

但人放監遞解日期不同，口頭相約都只是「發牙」說說而已，阿杜是監禁兩個月後(要等待香港移民局寄回條承認本人為真正香港居民才可起解)才正式遞解回港，並判明二十年內不得再入美國境。事隔廿九年，目睹雙塔倒塌成灰，本人首先入腦的不是痛恨無理的恐怖分子，也非痛恨數千近萬人類然死於非命，而是嘆惜「上世貿雙塔高層咖啡之夢徹底破滅了」！如此想法今日仍有些內疚，不過目擊雙塔倒塌而生如此嘆惜者，相信世上只此一而已。



李天一(右)連累爹媽老年火上燒身。網上圖片